

柱下芻言

中旨可駭疏

題爲

宮府睽隔已久

中旨突出可駭懇乞

聖明杜漸防微任人圖治事臣惟今之天下天災頻
民生蹙百司各隳其職戾氣已見于

朝岌岌乎非無事之時而猶幸旦夕偷安者則以
祖宗之成法可憑猶能守而勿失也邇年以來

皇上靜攝

大內漸違

祖制如辛亥京察壬子鄉試全無緣故頻改常期大小臣工猜疑百出已不免有釜鬲之憂矣今歲會試諸臣懼官之不備倉皇拾瀋復如昨年故事則先後以主考請以知貢舉請而

皇上一槩置之及臨期坐名請者正考以方從哲副考以孫慎行雖其中不無遷就資俸要亦權宜當然不謂遲至初五而葉向高主考之

命忽然從中下也夫

國家會試之役下繫人文上關氣運從來必用閣
臣豈非慎重其事然未有獨相而能肩此者有
之自今日始在

聖明爲破格之舉動在臣子爲惶惑之端倪何以言
之夫使是役也

皇上以爲優閣臣乎則向高之受

恩不爲不渥何必益之以羅才之美事此其難解者
一以爲重

大典乎則

王言之票擬原非細故何爲反緩于科場之校閱此
其難解者二天下方覩輔臣章奏至于無可奈
何叫

閣無力疑

聖心之眷注未必深也今倏忽有此

特簡則曩日輔臣之固請而不得者果由

皇上乎抑別有機緘耶此其難解者三天下方疑近
來

俞旨有遲有速有下有否輔臣未必無圖度于其間

而今

宸綸獨注且出人情測度之外此其難解者四於是
轉相揣摩者曰或向高之自爲地也不然何悠
悠于平日而迅發于一旦勢若疾雷令人欲救
不及也不然何不早登俊又引與同升爲今日
委用張本而坐令事勢窮蹙至此也又不然何
歷數往科非相國亦可主考而今乃以獨相當
此任也又不然何輔臣于數日之前于催請考
官疏內稱資淺詞臣不宜充數有不累其人則

累其事等語似若沮阻詞臣之進也臣料何高
未必出此而悠悠之口卽何高亦何以謝之使
天下相猜于可知不可知之間共詫爲從來未
有之事誰其叩

帝闕而請命揭顛末于天下者且

內批之端旣啓假借之釁可虞異日

國家大事或不由外庭擬議而倉皇急遽之時

宮中突出片紙其格之則科場之續也其從之則叢
神之藉也隱憂方大厲階從今可不爲寒心哉

夫王言不宿于家禮也凡內閣票擬皆機密重情謂之密勿其嚴密何如者近以獨相之故致有私邸供役已非政體棘闈何地衡文何事衡文之臣紛錯旁午于前縱輔臣敏捷特至乃一手衡尺幅一手代

天言一心籌軍

國之機宜一心定雌黃之文品然而機密之務能保其無泄否毋論日日送票啓閉不常非棘闈關防之體而貂使時勤于試院

天言下褻于塵囂

皇上奈何不自愛其體哉成事不說臣似可以無言
但思今日之事捉襟露肘至此極者總由枚卜
之留難耳有如

皇上早從諸臣之請使心膂在庭

黃扉充牣則或遣次輔主試乎舊章固不紊矣卽
遣首輔主試乎代票亦有人矣臣非謂向高主
試之不可獨謂向高一身非可彼可此之身

天顏咫尺

內禁空虛非可言可不言之事故不憚瑣瀆仰塵
天聽伏乞

皇上深惟禍本以後大小事情慎勿

內批以杜羣小假借之端仍如輔臣所請

東宮講學

福王就國

瑞王成婚以至枚卜諸務

卽渙綸音昭示天下使天下知科場主考之

命果出

聖斷其不可測度大都如此則

聖明之作用炳如日星而輔臣之心迹亦揭于寰區
矣臣于輔臣奉

旨之日卽欲瀝肝上

請但以薪慙

重典恐有妨誤乃薄喉而旋止頃見寺臣朱吾弼有
輔臣勉承

特命微臣實爲勸駕一疏似若借輔臣以動

皇上而保惜輔臣之心尤爲獨至惟恐駭者議者之

隨其後也臣心不能無駭臣又安得無議况非
臣之私言也駭者議者將不獨在臣也年來上
言大臣德政一見于丁元薦再見于朱吾弼擁
戴公行恬不爲怪此風亦何可長耶臣不識忌

諱冒干

威嚴惟

皇上垂察幸甚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催箭樓興工疏

題爲

箭樓候

旨有年脩葺宜乘永日仰祈

俞允星速興工事臣紹吉臣生金巡視工程除橋梁
都重城事可徑行者移文工部次第脩舉外惟是
箭樓建豎勢必待

自鬱攸爲災四年之間工部及巡視諸臣章十數
上竟不得

報該臣等受事之後會同舊管城工御史凌漢翀工部郎中郭尚友員外郎劉文琦等親詣

神木廠查驗

箭樓物料則見梁柱枋椽榱桷斗拱之類斷削已成種種畢具有收藏在室者有布滿在地者隨據匠頭張成等泣稱前項工價俱彼包辦稱貸作苦子母爲累官家分文未給也臣等問之該部良然蓋當時該部亟欲鼎新庀材鳩工早已就緒以爲旦夕奉

有便可屹然如初不謂遲延迄今杳無究竟在繕司
以工未竣而給價恐有糜費之名在匠役以價
久費而無償獨受賠累之實卽臣等非身當其
事亦止知其格于

俞音耳而庸知材料之已辦如此締構之垂成如此
匠役之苦累如此以有用之木植暴露于風雨
霜露之中以甫竟之工程直等爲弁髦土梗之
視豈不誠可惜哉夫城門之有

簷樓如衣服之有冠冕也有人于此身被衿裾而

首棄纓弁且羣然笑之乃至以南面向明之地
空堞徒存樓觀未豎臣等惑焉占之天時則本
年稱得歲矣何煩改卜揆之地利則

都城資保障矣詎宜弛備問之人事則百工有率
作之勤庶民興子來之願矣下固急之

上固緩之辟則一家之中主人自惰其事其臧獲有
不偃蹇者哉况

嵩祝伊邇萬國來

王